



## 唐前郊祀迎送神曲的形成與演變

殷善培

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摘要

郊祀是古時帝王祭天的常祀，象徵著帝王統治權力的合法性，因此歷來備受重視。而郊祀之有歌則始於漢武帝的「郊祀歌十九章」。自此以後歷代郊祀多有郊祀歌的製作。郊祀洵為一朝大典，郊祀歌亦多出自名家手筆，但除漢郊祀歌較受學者留意外，其餘各朝郊祀歌均未受青睞成了聊備一格可有可無的文獻。事實上，從郊祀歌的內容可以見出歷朝祭天主神及祭祀規格的演變，從郊祀歌的形式亦可見詩歌體制的變化，不宜只視為歌德頌德之作而已。由於歷朝郊祀歌數量夥多，且唐朝開元禮的制定對後世影響不下於漢武帝的制禮作樂，是以本文且以唐前為斷，討論由漢到隋郊祀歌體制的演變，大體而言，漢武帝郊祀歌對後世的影響主要是在三言詩體制的運用及部份用語的因襲，整體上仍是偏向《詩經》雅頌風格，這亦可以見儒家禮制的堅實影響。

**關鍵字：**郊祀、郊祀歌、三言、雅頌、楚辭。

## **Jiao Si song form before the evolu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Shan-Pei Yin

### **Abstract**

Jiao si is often worship ancient emperors heaven, symbolizing the power of the legitimacy of imperial rule, and therefore has always been taken seriously. And Jiao-si of there songs began in the Han Dynasty's "Nineteen Suburban Sacrifice Songs." Since then many have ages Jiao si song production. Jiao-si ceremony for once, it resembles Suburban Sacrifice Songs from famous people, but in addition to more popular songs Jiao si Han scholars note, the rest of the songs were not favored towards jiao si became a bare-bones dispensable literature. In fact, from the content Jiao si songs can see the evolution of dynasties and worship the Lord God of Heaven specifications, from the song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form of Jiao si poetry regime change,. Due to the number of gang song dynasty Jiao si and mo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ng Dynasty Kaiyuan ceremony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 no less than Emperor's ritual music, based on this paper and the front is off to Don to discuss the evolution of the song from the Han to Sui Jiao Si system, in general and words, the impact on the later Emperor jiao si songs mainly in the use of three Poems regime inherited and some terms, on the whole is still biased "Book of Songs" Hymns style, which can also see a strong influence of Confucian ritual.

**Keywords :** Jiao si, Jiao si songs, three poems, hymns, Songs of Chu.

## 一、郊祀禮樂沿革

郊祀是歷代最重要的國家祀典，狹義的郊祀指祭天<sup>1</sup>，廣義的郊祀除了祭天之外，還加上了地，及日、月、星辰、社稷等<sup>2</sup>。「郊」原是方位上的概念，指距國都百里也就是都邑之外的泛稱<sup>3</sup>，何以後來成了祭天的稱呼？傅亞庶認為「郊」承繼自遠古焚巫以祭天的風俗，「郊」字甲骨文「𡵓」从火从交，像人雙足交叉立於火上之狀。但焚巫祭天意在祈雨並非祭天的常典，與郊天的常祀並不相同。徐旭生認為郊即高，封土以祭的意思<sup>4</sup>，楊天宇從之<sup>5</sup>，這與李學勤〈釋「郊」〉認為甲骨文中的「蒿土」、「膏土」均應讀為「郊祀」，從「高」、「交」得聲字多通假頗為接近<sup>6</sup>，這可能比較接近事實。也就是：本指封土為壇以祭的「蒿」，祭祀地點往往在國都之外的「郊」，後世遂統名祭天為「郊」。《尚書·召誥》「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于洛。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的「郊」已經不止是地理距離，而是兼有祀名之意了。

秦以前郊天儀式難以詳考<sup>7</sup>，《詩經》三頌既為祭祀之樂理當有郊祀之作，只是禮文難徵，〈詩序〉雖云〈周頌·昊天有成命〉是「郊祀天地」，但疑之者甚眾<sup>8</sup>；《周頌·

<sup>1</sup> 近年有關郊祀禮最新的研究成果，請參見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政治史研究》（上海：華東大學出版社，2008），徐迎花《漢魏至南北朝時期郊祀制度研究》（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

<sup>2</sup> 歷代史書禮志、樂志中郊祀均採廣義，五郊迎氣、明堂、雩祭、藉田等古禮都屬郊祀範疇。

<sup>3</sup>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距國百里為郊」（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72年）。

<sup>4</sup>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80。

<sup>5</sup> 楊天宇，〈關於周代郊天的點、時間與用牲——與張鶴泉同志商榷〉，《史學月刊》，1991，第5期。

<sup>6</sup> 李學勤〈釋「郊」〉，收在《李學勤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李氏以為甲骨卜辭中的「毫」、「毫社」均應讀為「郊」、「郊社」。

<sup>7</sup> 參見：楊天宇〈西周郊天禮考辨二題〉，《文史哲》，2004年第3期（總282期），頁91-6；楊天宇〈關於周代郊的地點、時間與用牲：與張鶴泉同志商榷〉，《史學月刊》，1991年第5期，頁6-11，李白〈周代郊天禮的起源、命名、時間及用牲考辨〉，《歷史教學》，2011年16期（總629期），頁68-72。

<sup>8</sup> 如朱熹即認為是「祀成王之詩」（《詩經集傳》，台北：蘭臺書局，民國68年，頁225）；屈萬里認為是「《詩經金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83），亦認為是「祀成王之詩」，頁561。

思文》情況也一樣<sup>9</sup>，所以無從得知完整的郊祀典制。至於《楚辭·九歌》也有認為乃楚之郊祀歌，但同樣聚訟紛紜<sup>10</sup>。

至於秦代的郊祀就清楚多了。秦於春秋初期封侯，秦襄公八年（770BC）「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史記·封禪書》），「畤」指秦地神祠，這是史載秦國祀帝之始。其後文公「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史記·封禪書》），德公遷都雍「用三百牢於鄜畤」（《史記·封禪書》），秦國諸公對白帝似乎特別致意，這是因為秦人視白帝為始祖，祀白帝的西畤、鄜畤其實相當於宗廟而非天帝。不過，隨著秦勢力的崛起，秦宣公（672BC）「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靈公（422BC）「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青帝」。鄜畤、密畤以及吳陽的上下畤都在雍都附近，這就是有名的雍四畤，祭祀青赤黃白四帝。青赤黃白不能不讓人聯想到五帝，五方帝獨缺黑帝似乎令人不解。原來在五德終始的觀念下，秦已自居水德，明顯就是以黑帝自居。劉邦入關的「乃立黑畤，命曰北畤」，分明就是襲秦之水德而代之，黑畤加上早先的雍四畤就成了雍五畤。漢高祖雖只令有司進祠而未郊雍，但西漢諸帝的郊雍就是郊雍地的五畤。惠帝一朝的郊祀活動史無記載，漢代皇帝的郊雍始於文帝十五年（165BC）夏四月。文帝的親郊與黃龍見於成紀大有關係，這時主漢為土德的公孫勝一派壓倒了主水德的丞相張蒼，文帝令公孫勝草擬改曆服色等事，且冀親郊以答天，議下有司，「而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畤，祠衣皆上赤。」（《漢書·郊祀志》），其後更因辛垣平的建議在長安城外渭水之北，設立了渭陽五帝廟，地位等同於雍五畤，這幾乎已是「郊」了。不可否認，這時的文帝的確頗有改制企圖，接著令博士諸生從六經中做〈王制〉，且謀議巡狩、封禪，如果真順此發展，漢代第一個改制的君主將是文帝而非武帝了。不過辛垣平詐君事敗，文帝遂

<sup>9</sup> 李白，《〈詩經·周頌·思文〉主旨辨正》，綏化學院學報，第30卷第1期（2010年2月），頁83-86。

<sup>10</sup> 聞一多、孫作雲主此，周勛初力斥之，參見周勛初〈九歌新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3-21。

倦於鬼神之事，一切的興革就戛然中止了。接著黃老得勢，景帝尚儉，即位後要到中六年（144BC）十月才親郊，這也是景帝唯一一次的親郊，地點又回到雍地了。但前秦到漢代的文帝、景帝未見有郊祀歌曲的制定，以樂祭天地的郊祀歌要到漢武一朝才得以實踐，這就是郊祀禮制上赫赫有名的「武帝定郊祀之禮」了。

## 二、漢郊祀歌迎送神曲

漢武一朝的郊祀樂歌最終定型為郊祀歌十九章，十九章並非隨意編定，而是取曆法十九年為一章之意<sup>11</sup>，這其實正是漢代重神秘數字的表现<sup>12</sup>。郊祀歌十九章有不少篇章的年代是可以考的<sup>13</sup>，目前可考最晚的一篇是第十八的〈象載瑜〉章，《漢書·禮樂志》於此章下有注云「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頁 1069），太始三年（94B.C）上距元鼎六年（111B.C）郊祀始用樂舞已 17 年了，可見十九章的定型更在太始三年後了。然而問題來了，若按《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後「以李延年为協律督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頁 1045）李延年何時為協律督尉雖無可詳考，但也無關宏旨，不過《漢書·佞幸傳》載「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頁 3726），未載延年兄弟見誅的具體時間，參以《史記·外戚世家》的「李夫人蚤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頁 1980），是李

<sup>11</sup> 《後漢書·律曆志》提到曆法「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台北：鼎文書局，民國 76 年），頁 3056、3058。

<sup>12</sup> 漢代在天人感應、天人共構的思維下，往往賦予數字神秘性或象徵性，如《說文解字》的安排始一終亥，如《史記》結構仿天干、地支之類，請參見楊希枚，〈古籍神秘性編撰型式補證〉，《先秦文化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5）及葉舒憲，《中國古神秘數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

<sup>13</sup> 郊祀歌年代已有多人做過考證，如鄭文，《漢詩研究》（甘肅：民族出版社，1992）、趙敏俐，《周漢詩歌綜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王福利，《郊廟燕射歌辭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延年兄弟誅於李廣利征大宛時，李延年兄弟族誅後，李廣利因戰功封為海西侯，查《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海西侯李廣利始封於太初四年（101B.C）四月丁巳（頁 661），是李延年最有可能誅於太初四年，這時非但沒有〈象載瑜〉章，甚至連〈天馬〉章的第二部份也不可能出現<sup>14</sup>。換言之，郊祀歌十九章不可能是在李延年手上定型的，最可能的情况就是這十九章的內容是經過抽換的，至於是抽換了那些，保守地說是增補了〈天馬〉章的第二部份及抽換了獲赤雁而作的〈象載瑜〉章，至於被抽換的篇章是什麼？史料不足徵，只能存疑了。

雖然郊祀歌十九章的定型距武帝定郊祀之禮有十多年的差距，但無論如何仍是充分體現了武帝一朝的國家宗教的信仰，是以十九章之歌當可視為完整的組詩，至於其中篇次排序是否有意義，雖眾說紛紜<sup>15</sup>，但也都接受第一章〈練時日〉為迎神曲，〈華燁燁〉為迎地祇；第十九章〈赤蛟〉為送神曲。這三章迎送神曲均為三言一句，〈練時日〉四句一轉韻，共十二韻，合計 144 字，全詩如下：

練時日，侯有望，炳膺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旂，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倉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放佛，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牲繭栗，棗盛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遍觀此，眺瑤堂。眾嫔並，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被華文，廁霧縠，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仞蘭芳，澹容與，獻嘉觴。

<sup>14</sup> 參見，殷善培〈漢郊祀天馬章考釋〉，先秦兩漢術第四期，2005 年 9 月。

<sup>15</sup> 參見，胡張波，〈西漢之郊祀樂章〉，成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篇，第 21 卷，頁 99-133。謝謙《中國古代宗教與禮樂文化》（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第六章第四節；張強，〈郊祀歌考論〉，淮陰師範學院學報，第二十卷，1998 年，第 3 期



〈華燁燁〉，首六句為一韻，後四句一轉韻，合計 114 字，全詩如下：

華燁燁，固靈根。神之旂，過天門，車千乘，敦崑崙。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神之行，旌容容，騎逡逡，般縱縱。神之休，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掄，臨壇宇，九疑賓，夔龍舞。神安坐，翔吉時，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貳觴，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莽若雲，增陽波。遍臚歡，騰天歌。

〈赤蛟〉四句一轉韻，共 84 字，全詩如下：

赤蛟綏，黃華蓋，露夜零，晝晻濫。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靈禋禋，象輿轡，栗然逝，旗逡蛇。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衰。

郊祀歌十九章中句式大別為三：一是三言七首，四言八首，雜言四首<sup>16</sup>。四言自然是取法自《詩經》，三言可能是源自南方的楚辭體式<sup>17</sup>，至於雜言應該就是李延年所為的新變聲了。雜言後世郊祀歌無有繼者，但三言、四言就有相當大的影響了。直到唐玄宗議定《大唐開元禮》，唐前郊祀歌不脫這兩種基本句式，是以本文以先唐郊祀歌為範圍，探討郊祀歌自漢至隋的變遷<sup>18</sup>。

<sup>16</sup> 三言七首為：〈練時日〉、〈天馬〉、〈華燁燁〉、〈五神〉、〈朝隴首〉、〈象載瑜〉、〈赤蛟〉；四言八首為〈帝臨〉、〈青陽〉、〈朱明〉、〈西顙〉、〈玄冥〉、〈惟泰元〉、〈齊房〉、〈后皇〉；雜言四首：〈天門〉（三、五、六、七言），〈天地〉、〈景星〉（四、七言）；〈日出入〉（四、五、六、七言）。

<sup>17</sup> 郊祀歌有部份的三言詩可能是省略了「兮」字，如《史記·樂書》所載天馬歌原詩即有「兮」字，但是不是可以從而推論郊祀歌所有三言詩都是省略了「兮」字就有待研究了。

<sup>18</sup> 唐前郊祀歌除南朝宋謝莊所作〈明堂歌〉部份篇章、南朝齊謝超宗所作〈明堂歌〉部份篇章，謝朓所作〈明堂歌〉部份篇章，南朝梁沈約所作皇雅三首，北齊南郊〈皇夏樂〉、五郊樂歌及北周圜丘迎神〈昭夏〉，五帝歌部份、隋日夕月歌等少部份作品外，其餘均為三言或四言詩。

### 三、魏晉郊祀迎送神曲

三國時期魏蜀吳各有郊祀，然孫吳、蜀漢文獻記載簡略，具體制度已難稽考，曹魏制度略見典籍，且據《三國志·魏書·方伎傳》所載亦有宗廟郊祀歌曲，但具體歌詩未見載錄<sup>19</sup>。但《南齊書·樂志》指出：「南郊樂舞歌辭，二漢司用，見《前漢志》，五郊互奏之。魏歌舞不見，疑是用漢辭也」（頁 167），這應當不是臆測之辭。因為若從西晉武帝司馬炎初即位的泰始二年（266A.D），「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為之詞云。」（《晉書·樂志》，頁 679）的記載來看，西晉初期郊禮制乃沿襲曹魏，基本上仍是漢郊祀的遺緒，直到傅玄才有改作之舉。泰始二年除改樂章外，在郊祀禮制上最重要的變革是圓丘方澤不別立，與南北郊合一，這對後世頗有影響<sup>20</sup>

傅玄所作篇章計有〈祀天地五郊夕牲歌〉、〈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饗天地五郊歌〉（三章）、〈天地郊明堂夕牲歌〉、〈天地郊明堂降神歌〉、〈天郊饗神歌〉、〈地郊饗神歌〉、〈明堂饗神歌〉。相較於漢武郊祀歌，西晉郊祀歌已簡化許多，儀注只有夕牲→迎神→饗神→送神。

<sup>19</sup> 《三國志·魏志·杜夔傳》：「夔善鐘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淸娥鄧靜、尹齊善初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攬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鼙鼓，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頁 806）杜夔曾為漢雅樂郎，漢末滯荊州，荊州牧劉琨降曹操時獲之，至於尹齊、尹胡、鄧淸諸人均無可考。

<sup>20</sup> 《宋書·禮志三》載：「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澤於南北郊，更修治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至今矣。」圓丘、方澤與南、北郊是一是二？這是唐前郊祀制度上的大爭議，主張不異的是王肅，主張分立的是鄭玄，易言之，分立與否的背後有一場鄭王禮學的角力。



〈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其詞為：

宣文蒸哉，日靖四方。永言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命，上帝是皇。嘉樂殷薦，  
靈祚景祥。神祇降假，享福無疆。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其詞為：

於赫大晉，應天景祥。二帝邁德，宣此重光。我皇受命，奄有萬方。郊祀配享，  
禮樂孔章。神祇嘉享，祖考是皇。克昌厥後，保祚無疆。

這些歌詞是明顯以《詩經》雅頌為典範，莊嚴肅穆，但〈天郊饗神歌〉、〈地郊饗神歌〉就明顯是脫胎自漢郊祀歌的迎送神歌了：

整泰壇，祀皇神。精氣感，百靈賓。蘊朱火，燎芳薪。紫煙游，冠青雲。神之  
體，靡象形。曠無方，幽以清。神之來，光景照。聽無聞，視無兆。神之至，  
舉歆歆。靈爽協，動余心。神之坐，同歡娛。澤雲翔，化風舒。嘉樂奏，文中  
聲。八音諧，神是聽。咸潔齋，並芬芳。烹牲牲，享玉觴。神說饗，歆禋祀。  
祐大晉，降繁祉。祚京邑，行四海。保天年，窮地紀。

整泰折，埃皇祇。眾神感，羣靈儀。陰祀設，吉禮施。夜將極，時未移。祇之  
體，無形象。潛泰幽，洞忽荒。祇之出，菱若有。靈無遠，天下母。祇之來，  
遺光景。照若存，終冥冥。祇之至，舉欣欣。舞象德，歌成文。祇之坐，同歡  
豫。澤雨施，化雲布。樂八變，聲教敷。物咸享，祇是娛。齋既潔，侍者肅。  
玉觴進，咸穆穆。饗嘉慶，歆德馨。祚有晉，暨羣生。溢九壤，格天庭。保萬  
壽，延億齡。

這兩首基本結構一致，神（祇）之體、之來、之出、之至、之坐的寫法，明顯是  
取法〈練時日〉、〈華燁燁〉中神（靈）之來、之出的寫法。但「樂八變」之說則是依

《周禮·春官·大司樂》的「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的古訓<sup>21</sup>。

#### 四、南朝郊祀迎送神曲

南北朝時期郊祀禮制相較於魏晉在儀注方面有重大變化，郊祀歌亦較魏晉來得完善。南朝宋前期郊祀禮樂未遑制作，《宋書·樂志一》載：「元嘉十八年九月，有司奏：『二郊宜奏登哥。』又議宗廟舞事，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十二人立議司，未及列奏，值軍興事寢。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哥，詔御史中丞顏延之造哥詩，廟舞猶闕。」（頁 533），元嘉二十二年（445）顏延之所作郊祀歌為〈夕牲歌〉、〈天地郊迎送神歌〉及〈饗神歌〉三首，〈夕牲歌〉可暫勿論，〈天地郊迎送神歌〉，是《詩經》雅頌體製，用字遣詞雖不似顏延之詩風的「錯采鏤金」<sup>22</sup>，但與傅玄〈迎送神歌〉相較，仍是板重多了：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皇乎備矣，有事上春。禮行宗祀，敬達郊禋。金枝中樹，  
廣樂四陳。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照夜，高燎燭晨。陰明浮爍，沈縈深淪。  
告成大報，受釐元神。月御按節，星驅扶輪。遙興遠駕，燿燿振振。

顏延之所的〈饗神歌〉亦是三言體，但與前此三言詩用韻有別，全詩 40 句，每 8 句換韻，兩韻交替，這種叶韻模式是之前郊祀歌所未見的；雖然用語顯是漢郊祀歌的繼承，「娛太一」更是漢郊祀歌的特徵，但整體典重的風格與漢郊祀歌的奔放相去甚遠：

<sup>21</sup> 清·孫詒讓撰《周禮正義·卷四十三·春官·大司樂》：「冬至，於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 7 冊）

<sup>22</sup> 「錯采鏤金」是鍾嶸《詩品》引湯惠休評顏延之之語。鍾嶸評顏詩是「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這首〈天地郊迎送神歌〉就頗有這味道。

營泰峙，定天衷。思心歡，謀筮從。見表蕤，設郊宮。田燭置，權火通。曆元  
旬，律首吉。飾紫壇，坎列室。中星兆，六宗秩。乾宇晏，地區謐。大孝昭，  
祭禮供。牲日展，盛自躬。具陳器，備禮容。形舞綴，被歌鍾。望帝閭，聳神  
蹕。靈之來，辰光溢。潔粢酌，娛太一。明輝夜，華晝日。裸既始，獻又終。  
煙薌鬯，報清穹。饗宋德，祚王功。休命永，福履充。

南朝宋孝武二年（455 年）有一場郊祀禮樂的大論辯，最後依左僕射建平王劉宏  
提議：「祠南郊迎神奏〈肆夏〉，皇帝初登壇奏〈登歌〉，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  
送神奏〈肆夏〉，祠廟迎神奏〈肆夏〉，皇帝入廟門奏〈永至〉，帝詣東壁奏〈登歌〉，  
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送神奏〈肆夏〉。」（《宋書·樂志一》，  
頁 545）這是郊祀歌名的大改革，表現出對《周禮》的回歸<sup>23</sup>，對後世頗有影響，但留  
存的文獻資料無法確定是否郊祀歌是有亦有所更作。

南朝蕭齊的郊祀歌，《南齊書·樂志》有這樣的記載：「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  
雅樂歌辭舊使學士博士撰，搜簡採用，請敕外，凡義學者普令製立。參議：太廟登歌  
宜用司徒褚淵，餘悉用黃門郎謝超宗辭。超宗所撰 多刪顏延之、謝莊辭以為新曲，備  
改樂名。」（頁 167）。謝超宗所作的郊祀樂歌分南郊樂歌十三首及北郊樂歌六首，若  
再加明堂樂歌十五首及謝莊的明堂歌九首，蕭齊郊祀歌的數量就多達四十三首了，數  
量之多是以以前所未有的。

謝超宗所作的南郊迎神〈昭夏之樂〉，其實就是顏延之〈迎送神曲〉的刪節版，將  
原詩二十句，刪了八句，另將「告成大報，受釐元神」與「遙興遠駕，嚶嚶振振」次  
序顛倒：

<sup>23</sup> 《周禮正義·春官·大司樂》載「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展之，王出入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  
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頁 1779-1780）

惟聖饗帝，惟孝饗親。禮行宗祀，敬達郊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  
月御案節，星驅扶輪。遙興遠駕，曜曜振振。告成大報，受釐元神。

送神亦奏〈昭夏之樂〉，但風格卻是漢郊祀歌迎送神曲的味道：

薦饗洽，禮樂該。神娛展，辰旒回。洞雲路，拂璇階。紫霧藹，青霄開。睠皇  
都，顧玉臺。留昌德，結聖懷。

南朝宋無北郊禮樂，蕭齊於永明六年增加了北郊禮<sup>24</sup>，北郊迎神奏〈昭夏樂〉，四句一轉韻，共十二句：

詔禮崇營，敬饗玄時。靈正丹帷，月肅紫墀。展薦登華，風縣凝鏘。  
神惟戾止，鬱葆遙莊。昭望歲芬，環游辰太。穆哉尚禮，橫光秉藹。

北郊送神亦奏〈昭夏樂〉，一如南郊迎送神曲，迎神是《詩經》雅頌風格，送神是漢郊祀歌的三言體：

薦神升，享序楹。淹玉俎，停金奏。寶旒轉，旒駕旋。溢素景，鬱紫躔。靈心  
顧，留辰睎。洽外瀛，瑞中縣。

南朝梁初期郊祀禮援用宋、齊儀注，梁武帝既位後，釐定「大梁之樂」，對宋、齊儀注頗多更動，將祭天的迎神改稱為「降神」，祭地仍稱迎神（《隋書·音樂志上》，頁290），並將郊祀歌統以「雅」為稱，降神及迎送神奏〈誠雅〉，「誠」取義自《尚書·虞書·大禹謨》的「至誠感神」。郊廟樂歌均由沈約作辭。

<sup>24</sup> 《隋書·音樂志上》：「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曰：「齊氏承宋，咸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奏樂俱同，唯北郊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壇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胙；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隸幽；帝還便殿，奏休成；眾官並出，奏肅成。此乃元徽所闕，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樂，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永明中，改奏昭夏。」帝遂依之。是時並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辭，今列之云。」

南郊降神曲的〈誠雅〉為三言：

懷忽慌，瞻浩蕩。盡誠潔，致虔想。出杳冥，降無象。皇情肅，具僚仰。人禮盛，神途敞。僊明靈，申敬饗。感蒼極，洞玄壤。

北郊迎神〈誠雅〉亦為三言：

地德溥，崑丘峻。揚羽翟，鼓應。出尊祇，展誠信。招海瀆，羅岳鎮。惟福祉，咸昭晉。

南北郊送神同用〈誠雅〉：

我有明德，馨非稷黍。牲玉孔備，嘉薦惟旅。金懸宿設，和樂具舉。禮達幽明，敬行樽俎。鼓鍾云送，遐福是與。

自西晉以來郊祀迎降神曲均為四言的雅頌體，沈約所作的迎降神曲卻是三言，但不是充滿遐想的四句一轉韻的漢郊祀三言體，而是一韻到底，且全詩未出現任何漢郊祀歌中的習用語，相較於以往有相當大的轉變。

南朝陳郊祀歌未見傳世。

## 五、北朝及隋郊祀迎送神曲

從現存史料看，北魏、東魏、西魏仍保有少數民族祭天風俗，但未見有郊祀歌留傳。北齊雖立國僅 27 年，但郊祀禮制未嘗稍缺，《隋書·音樂志中》載北齊南郊樂歌十三首，北郊樂歌八首，五郊樂歌五首，明堂歌十一首，合計有三十五首之多。其南郊迎神為〈高明樂〉，四言，前四句一韻，後六句一韻：

惟神監矣，皇靈肅止。圓璧展事，成文即始。士備八能，樂合六變。  
風湊伊雅，光華襲薦。宸衛騰景，靈駕霏煙。嚴壇生白，綺席凝玄。

北郊迎神只將南迎神的「圓璧展事」易為「方琮展事」以符合《周禮·春官·大宗伯》的「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之說；另外即是將「樂合六變」改為「樂合八變」，以符合《周禮·春官·大司樂》的「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若樂八變，而地□皆出，可得而禮矣」。

南郊送神奏〈高明樂〉，三言，一韻到底不換韻：

獻享畢，懸佾周。神之駕，將上遊。超斗極，絕河流。懷萬國，寧九州。欣帝道，心顧留。匝上下，荷皇休。

北郊送神曲同南郊，唯將「將上遊」易為「將下遊」，「超斗極，可河流」易為「超荒極，憩崑丘」以符合地祇身份。

北齊南北郊迎送神句數及叶韻模式和南朝齊如出一轍，迎送神皆是十二句，送神一韻到底，從郊祀樂看，北齊受南齊的影響相當明顯<sup>25</sup>。

北周禮制與中原傳統更為接近，《隋書·禮儀志》云：「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頁 115），《隋書·音樂志中》又云：「周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闕。恭帝元年，平荊州，大獲梁氏樂器，以屬有司。」（頁 331）且郊祀歌為庾信所作，受南朝梁的影響是顯然可見的。北周採王肅議，實施郊丘合一，圜丘祭天降神奏〈昭夏〉，七言，八句，四句一韻：

<sup>25</sup> 南齊有南郊、北郊、明堂、雩祭、藉田樂歌，北齊有南郊、北郊、五郊、明堂樂歌。



重陽禋祀大報天。丙午封壇肅且圜。孤竹之管雲和弦。  
神光未卜風肅然。王城七里通天臺。紫微斜照影徘徊。  
連珠合璧重光來。天策暫轉鉤陳開。

方澤祭地降神奏〈昭夏〉，四言，十六句，八句一韻：

報功陰澤，展禮玄郊。平琮鎮瑞，方鼎升庖。調歌絲竹，縮酒江茅。  
聲舒鍾鼓，器質陶匏。列耀秀華，凝芳都荔。川澤茂祉，丘陵容衛。  
雲飾山罍，蘭浮汎齊。日至之禮，歆茲大祭。

庾信所作就比較典麗，七言句式尤其特別，這和庾信能寫七言詩應有相當關聯。北周圓丘方澤只有降神樂而無送神樂，不知何故。

隋代郊祀禮樂是在仁壽元年由牛弘、柳顧言、許善心、虞世基、蔡徵等人，「更詳故實，創製雅樂歌辭」（《隋書·音樂志下》，頁360），圓丘降神奏〈昭夏〉：

肅祭典，協良辰。具嘉薦，俟皇臻。禮方成，樂已變。感靈心，迴天眷。闢華闕，下乾宮。乘精氣，御祥風。望燿火，通田燭。膺介圭，受瑄玉。神之臨，慶陰陰。煙衢洞，宸路深。善既福，德斯輔。流鴻祚，徧區宇。

圓丘送神奏〈昭夏〉：

享序洽，祀禮施。神之駕，嚴將馳。奔精驅，長離耀。牲煙達，潔誠照。騰日馭，鼓電鞭。辭下土，升上玄。瞻寥廓，杳無際。澹羣心，留餘惠。

方丘迎神奏〈昭夏〉：

柔功暢，陰德昭。陳瘞典，盛玄郊。篚纂清，聲鬯馥。皇情虔，具僚肅。笙頌合，鼓鼗會。出桂旗，屯孔蓋。敬如在，肅有承。神胥樂，慶福膺。

方丘送神奏〈昭夏〉：

奠既徹，獻已周。竦靈駕，逝遠遊。洞四極，帀九縣。慶方流，祉恒遍。埋玉氣，掩牲芬。晰神理，顯國文。

這四首迎送神曲句為四句一轉韻，且全為三言，這是以前所未見的，用語中雖有少數漢郊祀三言體的語詞，如「神之駕」、「澹群心」、「神胥樂」、「慶福膺」、「竦靈駕」、「逝遠遊」之類，但整體卻不是漢郊祀歌三言體風格，而是近乎雅頌體的。

## 六、結語

漢郊祀十九章之歌作為第一組完整的郊祀歌曲，按理說對後世應該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但唐前郊祀迎送神曲與漢代郊祀樂的關聯性卻出乎料地薄弱，就連三言句式，也未見受漢郊祀迎送神曲的影響！但這並不是說漢郊祀歌對後世的郊祀歌影響不大，因為受影響的層面不在郊祭天地的狹義郊祀歌，而是在饗神及明堂祭祀歌曲中。從傅玄〈天郊饗神歌〉、〈地郊饗神歌〉開始，南朝宋·謝莊的明堂迎神歌<sup>26</sup>、送神歌<sup>27</sup>、南朝齊·謝超宗的齊明堂迎神〈昭夏樂〉<sup>28</sup>、謝朓的明堂〈送神歌〉<sup>29</sup>、北齊明堂〈高明

<sup>26</sup> 謝莊〈明堂迎神歌〉為「地紐謐，乾樞回。華蓋動，紫微開。旌蔽日，車若雲。駕六氣，乘綏溫。曄帝京，輝天邑。聖祖降，五靈集。構瑤祀，聳珠簾。漢拂幌，月棲檐。舞綴揚，鍾石融。駐飛景，鬱行風。懋粢盛，潔牲牷。百禮肅，羣司虔。皇德遠，大孝昌。貫九幽，洞三光。神之安，解玉鑾。景福至，萬宇歡。」

<sup>27</sup> 謝莊〈明堂送神歌〉為「蘊禮容，餘樂度。靈方留，景欲暮。開九重，肅五達。鳳參差，龍已秣。雲既動，河既梁。萬里照，四空香。神之車，歸清都。琤庭寂，玉殿虛。睿化凝，孝風熾。顧靈心，結皇思。」

<sup>28</sup> 謝超宗此曲即謝莊明堂迎神的刪改：「地紐謐，乾樞回。華蓋動，紫微開。旌蔽日，車若雲。駕六氣，乘綏溫。曄帝景，耀天邑。聖祖降，五靈集。懋粢盛，潔牲牷。百禮肅，羣司虔。皇德遠，大孝昌。貫九幽，洞三光。神之安，解玉鑾。昌福至，萬宇歡。」

<sup>29</sup> 謝朓〈明堂送神歌〉：「敬如在，禮將周。神之駕，不少留。躡龍鑣，轉金蓋。紛上馳，雲之外。警七耀，詔八神。排閭闔，渡天津。有滄興，膚寸積。雨冥冥，又終夕。俾栖糧，惟萬箱。皇情暢，景命昌。」

樂》<sup>30</sup>等等，都有較明顯漢郊祀三言體的痕跡。

若從句式上看，晉至隋的迎神曲以四言為主，唯有南朝梁及隋是三言，北周圜丘是七言。南朝梁獨有「誠雅」，隋代則有「誠夏」，南朝梁稱祭天為降神不稱迎神，隋亦稱降神，因此隋的迎神曲顯然是受南朝梁的影響。至於送神曲以三言居多，只有晉、南朝梁用四言，北周無送神。

雖然郊祀迎送神曲的並未傳達多少時代的訊息，這是這種作品先天的局限，但若仔細推敲郊祀迎送神曲的演變軌跡，對理解郊祀禮樂也未嘗沒有助益。

---

<sup>30</sup> 北朝明堂〈高明樂〉（送神）為：「青陽奏，發朱明。歌西皓，唱玄冥。大禮罄，廣樂成。神心懌，將遠征。飾龍駕，矯鳳旌。指閭闔，憇層城。出溫谷，邁炎庭。跨西汜，過北溟。忽萬億，耀光精。比電驚，與雷行。嗟皇道，懷萬靈。固王業，震天聲。」

## 參考文獻

### 一、傳統文獻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台北：鼎文書局，民國 75 年)。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台北：鼎文書局，民國 69)。

(梁)沈約撰：《宋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 69 年)。

(北齊)魏收撰：《魏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 69 年)。

(唐)李百藥撰：《齊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 69 年)。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 69 年)。

(唐)魏徵等撰：《隋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 69 年)。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後漢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 70 年)。

(宋)朱熹：《詩經集傳》(台北：蘭臺書局，民國 68 年)。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72 年)

屈萬里：《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83 年)。

### 二、近人論述

周勛初：〈九歌新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楊希枚：〈古籍神秘性編撰型式補證〉，《先秦文化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

- 1995)。
-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楊天宇：〈關於周代郊天的點、時間與用牲——與張鶴泉同志商榷〉，史學月刊，1991，第5期。
- 鄭文：《漢詩研究》（甘肅：民族出版社，1992）。
- 謝謙：《中國古代宗教與禮樂文化》（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 葉舒憲：《中國古神秘數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
- 張強：〈郊祀歌考論〉，淮陰師範學院學報，第二十卷，1998年，第3期。
- 趙敏俐：《周漢詩歌綜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 楊天宇：〈西周郊天禮考辨二題〉，文史哲，2004年第3期（總282）期。
- 李學勤〈釋「郊」〉，《李學勤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 殷善培：〈漢郊祀天馬章考釋〉，先秦兩漢術第四期，2005年9月。
-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政治史研究》（上海：華東大學出版社，2008）。
- 王福利：《郊廟燕射歌辭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 徐迎花：《漢魏至南北朝時期郊祀制度研究》（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
- 李白：〈周代郊天禮的起源、命名、時間及用牲考辨〉，歷史教學，2011年16期（總629期）。
- 胡紅波：〈西漢之郊祀樂章〉，成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篇，第21卷。

文學新鐫 第17期